



文字的旅行

杨能广

《邵阳日报》迎来了她创刊四十周年的重要时刻。其中三十年,我不断有长长短短的文字奔赴她。

在我看来,报社编辑部,就是一个庞大的“文字加工厂”。每天都有大量的文字从四面八方奔赴汇聚于此,经过编辑的妙手“裁剪”,最终成为报纸上一行行灵动的文字、一篇篇有思想的文章、一个个内容丰富而美观大气的版面。再通过邮政网络,一份份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报纸,就像一朵朵蒲公英散布各处。

没有一个办报人不希望来稿踊跃,也很少有一个热爱写作的人不希望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。多年来,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投稿如同播撒种子。种子也许能开花,那是因

为“种子”优;也许静静消失开了不了花,那是因为“种子”劣。开了不了花,不必怨艾,也无需懊恼,下次好好将“种子”“改良”就行了。

多年来,我的身份由普通读者而为通讯员,工作岗位由教师而为新闻工作者。岁月改变了我很多,但没有改变的是我和《邵阳日报》的情缘。以前,作为一名业余通讯员,我读《邵阳日报》眼睛很“刁”,基本只读副刊和言论栏目,对新闻版块仅是浅阅读。

“初读不知办报难,知难已是办报人。”因机缘巧合,二十年前我成了一名正式的新闻人,此时方知读报容易办报难。办报要心心念念琢磨报道方向,要兢兢业业丰富栏目,要孜孜矻矻把关文字,更遑论夜班校稿……在四十年的历程中,《邵阳日报》一代代新闻人顶着职业的荣光,也背负着艰巨的使命,坚守着“文字的苦役”,朝朝暮暮,青丝渐变白发……

因为理解,所以我尊重每一位编辑记者。因为尊重编辑记者,我十分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。不同于以往的草草而读,如今,我读报总选择在诸事已毕的深夜,静坐书房细细读。此时,茗香与墨香交织,文字与思想碰撞,不失为平生快事。

家乡报最亲

钱诗平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基建工程兵部队时就有写文章的爱好。退伍后,我来到新宁县造纸厂工作,马上就关注了《邵阳日报》。40年来,我阅读了全国各地报刊无数,总感觉只有家乡的《邵阳日报》最亲。当年,她还只是小报一张,一下就看完了,有时连广告也不放过。

因为我爱写文章,厂领导把我调到办公室主任,于是我读报、写稿的劲头更欢,在《邵阳日报》发表了不少作品。40年来,我为《邵阳日报》积极培养像我这种无名的作者,积极团结和锻炼邵阳文学队伍而感到非常兴奋。

曾经也有文友要我介绍认识的《邵阳日报》的编辑,可我一个业余写作爱好者不认识任何编辑,怎么介绍?其实,我只接到过认真负责的编辑们的电话和信息。

来到广州后,为《邵阳日报》写稿少了,但《邵阳日报》的电子版我每天必看。

一路相伴度晚年

倪贤秀

笔者退休多年了,身子骨倒还硬朗,喜欢看书读报刊,尤其爱读《邵阳日报》,并从中获益匪浅。

每天清晨日报送来,我就坐在大门口,戴上老花镜,借助自然光翻阅浏览。我先查找副刊有无儿子的署名文章,偶尔找到一篇,就兴奋得不得了,自豪地推荐给邻居们。一份日报我可以从头看到尾,即使是一条再小的消息也不放过,特别是和实际生活有关联的,更是读了一遍又一遍。假如邵阳日报社要评读报最忠实最

认真的读者,我很有希望当选的。

《邵阳日报》创刊四十年来,一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,关注社会情系民生,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。一直以来,她聚焦时代变革,服务市民生活,因此她的内容包罗万象。

我爱读日报,却并不喜欢剪报。总觉得一份报纸剪得七零八落,怪可惜的。就只是积攒,一张都不舍得扔。有时邻居借阅,我总不忘完整索回。时间长了,报纸积了一大堆。孩子们建议卖给废品站,我却死活不肯,说留着有用。他们不相信,除了

颜复叶

七年前,我在村部图书室义务当管理员。图书室的书多,我用了一段时间把自己喜爱看的书都看完了。在图书室订购的《人民日报》《湖南日报》等报刊中,我最喜欢看《邵阳日报》。《邵阳日报》上刊登的是我们身边人与事,使我们能更好地了解认知邵阳,因此我总觉得她有种种亲切感。每天送来的《邵阳日报》,我都会一字不漏地去读、去看。

也就是在那个时候,我的一位在外十多年没有归家的大伯突然回来了。大伯回来的第二天去领“田亩钱”,却发现卡里没钱。也就是说,大

伯的田别人种着,田亩钱也是别人领取了。大伯将几个村干部都问遍了,也没问出个所以然来。稍后,我将大伯的情况向《邵阳日报》编辑部反映了。我清楚地记得,五天后,我接到一个陌生来电。他说他是邵阳日报记者罗俊。在邵阳日报记者的介入下,很快,所有的疑团终于查个水落石出。大伯的田由我们组里的一个村民种着,田亩钱也一直是他在领取。大伯很快领到了该村民退还的田亩钱。这个看似相当复杂的

做菜——我经常从报纸上学得一两招,因此厨艺大进外,旧报纸还能有什么用?可后来有一回,还真应验了我的话。女儿到超市购物,电动自行车被盗,与超市交涉,对方百般推诿,她为此一筹莫展。我突然想起某天的日报有过类似报导,超市应承担相应的责任。她一听喜出望外,正准备一张张地找。我摆摆手,胸有成竹地从一大叠报纸中准确地择出了那一张。凭这张报纸的报导,超市无言以对,赔偿了事。

从此,我“名声大噪”,左邻右舍有什么烦心事,老爱在我面前聊聊,希望得到有益的建议。我也热心快肠地为大家“排忧解难”,乐此不疲,读报的劲头更足了,精神上有所寄托,身体也健康了许多。

谢谢您,《邵阳日报》

问题,就这样完美地解决了。

我曾与大伯说过,要送面锦旗到邵阳日报社去。大伯说,那是应该的。后因路程远,送锦旗的事就不了了之,但此事一直铭记在我心中。

再后来,我有幸遇到来我村采访的邵阳日报记者袁光宇等人。袁记者见我热爱读书看报,便鼓励我去加入作协。在袁记者他们的指引下,我很快加入了武冈市作协。加入作协后,我收获颇丰,我的文章还发表到了一些杂志和一些有影响力的平台上。

征文摘要

1.我向来认为,文章在于质量,不在于在何种级别的报刊发,文章的质量与报刊的级别并不成正比。我有多篇被编入年选的作品,就是从《邵阳日报》选取的,其中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“年度精短美文精选”系列图书就选有7篇。在《邵阳晚报》发表的《瞻朱自清像》一文,还被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入《朱自清散文选》的“子本”(“母本”是朱自清的散文,“子本”是介绍朱自清和解读朱自清的文章)。

——黄三畅《文缘40年》

2.我非常感谢两任编辑给我发稿,同时也感谢他们将有些稿子按下没给发表。如今想来,有些稿子是为发表而写的,带了肤浅的欲望;有些稿子是人云亦云,拾人牙慧的;有些未免不是为赋新词说愁的。这些稿子没有发出来,于我是一种含蓄的鞭策和保护,使我能静下心来反思。两任副刊版面的编辑,让我感受到了一种简单纯粹的作者与编辑的关系。坊间传说,一些期刊,作者与编辑存在利益交换,或者只重名家。但是我在两任编辑这里,却有着这样的感受:他们既严格又宽容;除了文章的问题,其他都不是问题。

——楚木湘魂《投稿琐忆》

3.无论工作多忙,事情再多,《邵

阳日报》我期期必看。现在邵阳日报社已迁居到邵阳大道新址,变化的是报社地址和建筑物外观,不变的是《邵阳日报》追求精品力作的初心。

——石颂军《不变的是初心》

4.自从1984年《邵阳日报》创刊,终于了却了我每天都能看到邵阳新闻的心愿。我看报有个习惯:旁边必须摆一本地图册。尤其是邵阳地图,她的每一个角落我都记得非常清晰。不管邵阳哪个地方发生了变化,我都非常关注;哪些方面有了成绩,我都由衷高兴。我的心通过《邵阳日报》与邵阳紧紧联系在一起了。

——易祥茸《亦师亦友40年》

5.对于《邵阳日报》,我还是一名敢发谏言的评报者。记得二十年前,有一次报社征集评报意见,我的评论赫然贴在“评报栏”。此评论剑指某些编辑把栏目变成自己的“自留地”。报社朋友告诉我,我的评论还受到报社高层点评,敢“开炮”、“瞄”得准、“火力”猛。现在想来,哑然失笑,真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。不过想想,评报“红红脸、出出汗”,不搞“太极功、空对空”,正是我的“报人心”的体现!

——陈梦琪《缘聚缘散缘不断》

6.三十多年的光阴如白驹过隙,我圆了作家梦、记者梦、诗人梦、录千梦、出书梦……让人难以置信的

是,这一切皆缘起《邵阳日报》。打开我珍藏的20本厚厚的剪报本和200多本鲜红的获奖证书,回想起与《邵阳日报》相识相守的时光,心潮澎湃,暖意融融:《邵阳日报》就像一座灯塔,在我迷惘的时候为我导航,在我拼搏的时候助我扬帆。

——张雪珊《灯塔》

7.后来《邵阳日报》扩容成对开8版大报后,仅副刊就开辟了双清、爱莲池、百家论坛等专版,作者的用武之地更广阔,发表作品的机会多了。我十分珍惜这种机会,同时把给我以“恩惠”的《邵阳日报》当做老师,始终守着一份尊师的执念,在她的关照下学步前行。她教会我许多“秘籍”,怎样选材,怎样布局谋篇,怎样叙事议论。我从编辑老师修改后见报的稿子中,除了领会出编辑人员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,也学到了删繁就简等写作技巧。

——黄三丛《邵阳日报》,我的良师益友》

8.是《邵阳日报》和《邵阳晚报》的编辑老师们帮助我实现了写作的梦想。没有他们的悉心指导,我的新闻写作之路将无从谈起。在感叹时光飞逝的同时,喜闻《邵阳日报》迎来创刊40周年华诞,可喜可贺!在此,我献上最真挚的祝福,祝《邵阳日报》续写华章,再创辉煌!期待她传递出更多精彩的邵阳故事。

——尹建国《岁月悠悠 纸薄情长》